

封面設計：林繼勛

地窖的鑰匙

〔德〕卡尔·威根著

張毅揚 趙潤譯

*

中國青年出版社出版

（北京東四12條老君堂11號）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証出字第036號

中國青年出版社印刷廠印刷

新華書店總經售

*

787×1092 1/32 6印張 108,000字

1956年8月北京第1版 1956年8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數1—15,000 定價(6) 0.50元

统一书号: 10009·77

定价 五 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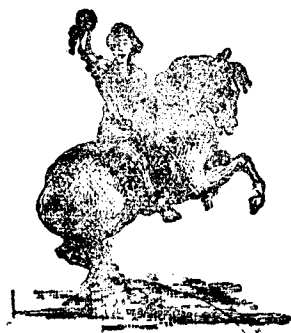
內 容 提 要

本書共包括九個短篇小說。小說中描述的事件是最近一百年來德國人民反對軍國主義和法西斯主義的鬥爭中的插曲。每一篇小說的主角都是德國勞動人民的孩子——十几歲的少年男女，他們在所有的鬥爭中表現出英勇與機智，支援了他們的父母和朋友。

Karl Veken
Der Kellerschlüssel
Verlag Neues Leben
Berlin, 1955

地窖的鑰匙

卡 尔·威 堡 著
張 載 揚 趙 潤 譯



中國青年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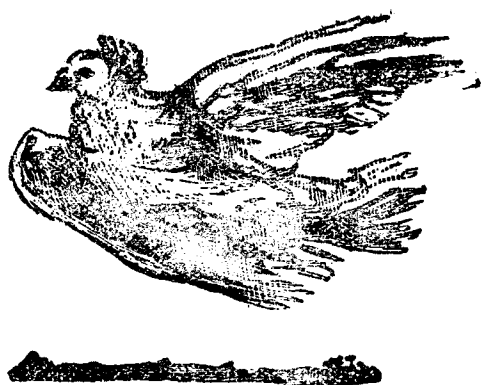
一九五六年·北京



地窖的鑰匙

卡尔·威根著

中国青年出版社



献 给
罗比和米盖尔·罗森堡。

⊖ 罗比和米盖尔·罗森堡是和平烈士罗森堡夫妇的两个孩子。

目 次

法蘭克福的面包師.....	7
快樂的兒歌.....	41
地窖的鑰匙.....	54
判決.....	68
米勒先生住在哪兒？.....	78
花盆架.....	103
李夏特.....	136
干草堆里的小偷.....	150
歷史測驗.....	175
原書后記.....	188



法蘭克福的面包師^①

“那麼你沒有害怕嗎？”安娜瑪麗·格靈問她的男朋友。

艾伯特·施濤丁格鼓起了雙頰：“呸！用不着害怕。你就上吧，那玩意兒就好像一小間屋子——甚至于還有窗簾，只是沒有玻璃。因為轟轟隆隆地響得很厲害，恐怕震碎了玻璃。也有過堂風。”

“不頭暈嗎？”安娜瑪麗聽到過一些關於新火車的可怕謠言。

“哪里——好極了！可是有點煤煙的臭味。”

“這我們工廠里也有，那我就用不着坐火車去聞這個味道了。”安妮^②打趣地說。

① 這是一篇講述1848年德國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時，法蘭克福城的面包工人進行罷工鬥爭的故事。這次革命由於德國資產階級妥協投降，遭到了失敗。

② 安妮是安娜瑪麗的簡稱。

艾伯特是在把他星期日的冒險行為講給他的女朋友聽。他和父親乘過火車了，這條鐵路是沿着美茵河筑成的。他的父親也是鐵路投資人之一。

“可是，假如轆了人呢？”安娜瑪麗叫起來。

“轆人？根本不會！一個人拿着一面紅旗在列車前面跑，他叫人們當心，同時把牛啦，羊啦，鵝啦統統趕開。這真有趣哩。”

“人甚么都會發明啊！”安娜瑪麗拍着手。“我爸爸也說：火車有很大的發展前途！”

“等我長大了，我也要發明點甚么。”艾伯特吹牛了。

“你嗎？發明甚么呢？”女孩子帶着懷疑的神情撇了撇嘴。

“也許……那麼，也許發明一個在天空里飛的火車，或者……”

“啊，你這個騙人的傢伙，現在要拿我開心了。鐵是多麼的重啊！”安娜瑪麗放聲大笑。

“好吧，那麼隨便發明一點甚么別的東西，我爸爸有一個工廠哩！”艾伯特說。他要使這個美麗的金黃頭髮的女孩子敬服他，可是一開始就做錯了。當艾伯特提到他父親的織布廠時，安娜瑪麗就想到了“她的”工廠，在這個工廠里，儘管她只有14歲，可是每天必須工作13小時：整理切削片、螺栓、釘子。

“格奧克來了！”安娜瑪麗高興地喊着，“格奧克！”

一個身材細長、年紀十五歲左右的男孩子跑過來。

尖頂小帽——面包師的特征——一直垂到他的肩上，沾滿了面粉的眉毛也說明了他的手藝。

“我得給師娘去取綫，沒有很多時間。有甚么消息嗎？”格奧克和藹地向安娜瑪麗和艾伯特打招呼。

“我有箭。”安娜瑪麗說，于是在她的圍裙口袋里摸來摸去。她答應過給男孩子們帶箭來，她所說的箭就是一種帶尖的小金屬碎片，這些碎片對於男孩子玩的吹管[⊖]是很有用的。假如把兩片絨毛牢牢地系在這種箭上，然後放到管子里用力吹，箭就飛得很遠。安娜瑪麗把箭分給兩個男孩子，格奧克分得比較多一些。兩個孩子興高采烈地道謝。艾伯特從胸前的口袋里把他的吹管拿了出來：“我馬上要試試看！我從工廠里也給你帶來了一些零碎布，安娜瑪麗。”格奧克用眼睛迅速地瞥了一下安娜瑪麗那件打過補釘的圍裙，皺起了沾滿面粉的眉毛。

艾伯特找到了一枝非常合適的箭——可是哪里有射擊的目標呢？

正當這個孩子向四周觀望找尋目標的時候，一輛華麗的馬車在牆角那里拐過來了，馬車的頂篷沒有拉開。五月的陽光溫暖地照射在一個異常肥胖的男人身上，他坐在馬車夫後面呼呼大睡。這個胖子穿著一件考究的藍灰色外衣。他的頭擺來擺去，灰色的大禮帽搖搖晃晃。每一瞬間人們都在想：現在它要掉下來了！孩子們都笑這個怪樣子。

⊖ 兒童的玩具，一種小管子。

“他是去参加在保罗教堂召开的國民會議的，听说这个會議終于要在明天開幕了。”安娜瑪麗說。

“是啊，明天是5月18日。”艾伯特举起吹管；他已經找到了目标。

“注意！他馬上就会醒來的。”艾伯特神气地眨眨眼睛。

安娜瑪麗和格奧克一声也不响。艾伯特朝着馬車的方向瞄准，吹鼓了兩頰，臉都漲紅了，接着用力吹了一下管子。就在这一刹那間，馬跳躍起來，跑开了，坐在車里的胖子高高地跳起，于是灰色的大礼帽从后面滑落下來。他倉惶失措地轉过身子，但是他已經抓不到帽子了。他就这样突然从夢中驚醒，还以为在鄉下遭到強盜的襲击，于是大叫：“救命啊！有強盜了！救命啊！”可是当他看到自己是在城市里的时候，就停止了喊叫。他恐懼地緊緊貼着折起來的頂篷，馬車飛快地奔跑——他那条粗重的金表鍊在隆起的大肚子上跳來跳去。所有的过路人都在笑；街道上的孩子們叫喚着，跟在变得凶猛了的馬兒后面吹口哨。胖子無可奈何地坐在華麗的馬車里，擺出一副要哭的臉孔。馬車夫終于使馬停了下來。

“这些箭真好用啊！”艾伯特滿面春風地喊着，“大小正合適。再多帶一些來，安娜瑪麗！”

安娜瑪麗笑着：“我能办到！你把他的大礼帽射中了嗎？”

“或者把肥胖的肚子射中了？”格奧克問道，他笑得声音都沙啞了。

“不是，我把馬射中了，”艾伯特回答說，也跟着笑起來了。
“我用力地給了它一下，你們看見了嗎？”

“是馬？”安娜瑪麗生氣地嚷道，“呸，這真是無聊。射中胖家伙——我不反對！可是把小馬射中了！你也敢這樣射你們的哥特爾西嗎？你拿不到箭啦！”

哥特爾西是參議員施濤丁格的馬。孩子們時常在草地上和這個馴順的動物玩耍。

艾伯特用求援的眼光看着格奧克，可是格奧克說：“不，射馬的事我可不干！”他用責備的目光瞥了艾伯特一眼。

參議員越過馬路走來。孩子們向參議員先生打招呼，他大方地把手伸給孩子們。艾伯特輕鬆地舒了一口氣；因為不再談他射馬的事情了。

“和我一起去好嗎？”參議員問他道。

“好，”艾伯特說，他很高興，因為他的爸爸來了。

臨走的時候他急促地說：“這只不過開玩笑……”同時用一種抱歉的表情向安娜瑪麗點點頭。

“他沒有同情心。”安娜瑪麗對格奧克說。

“隨他去吧！”格奧克親切地用手臂挽着安娜瑪麗。

“我有件重要的事情告訴你！馬上回家告訴你媽媽，讓她買幾個麵包。”

“幾個麵包？”安娜瑪麗吃驚地叫起來。“為什麼呢？我們家里沒有這麼多的錢。”她把包箭用的一小塊沾滿油漬的破布片塞進裙子口袋裏。

“安娜瑪麗，從明天起法蘭克福沒有人烤麵包了！”

“你說什麼？沒有麵包嗎？啊，那麼……”

“所有麵包房的伙計們明天都要停止工作。再多我就不

能講了；你記住好了，馬上買几个面包吧！”格奧克把面包師小帽的尖頂塞進脖子里，帶着嚴肅的神情走開了。

第二天，1848年5月18日早晨，為了看代表們入場，法蘭克福的市民們紛紛涌向保羅教堂。正當被選出的人民代表們穿過四角鐘樓的大門走進教堂時，莊嚴的鐘声响起了，風琴也嗡嗡地彈奏起來。

格奧克和父親站在觀眾行列里；兩人都戴着面包師的尖頂小帽。他們第一次有一個空閑的星期天；因為面包師們確實是停止工作了！

格奧克突然在代表行列里認出了坐馬車的胖子；他嚴肅而莊重地邁着步子。

可惜安娜瑪麗看不到他，在星期天她也得作工。

大人先生們是不是也在談論着准許工人過禮拜的事情呢？格奧克想了一下，然後向父親提出這個問題。

“也許他們在談論這件事情。這完全看他們是不是被議會里的一群壞蛋嚇得縮起了腦袋。这里面有几个很毒辣的家伙，但是也有不少想狠狠地打擊公侯的正直人。像格靈就屬於這種人……”父親說。

“安娜瑪麗的爸爸嗎？他也得工作呀！”

“他大概已經知道他應該講甚麼話，好讓工人們也能行使他們的權利。不久他就要參加我們的會了。”格奧克的父親喃喃地說。

市民們歡呼着，揮着帽子，向莊嚴的行列表示敬意。面包師們也揮着手，並且高呼“萬歲！”和“烏拉！”

格奧克在观众夾成的甬道对面認出了參議員施潯丁格；艾伯特站在他旁边。參議員揮動着他的帽子，臉紅紅的，兩只眼睛閃着光芒。

“你看到他在揮手嗎？”格奧克問道。

“看到了。”父親回答說，“关于这件事我們的意見是，首先对付公侯！今天是一个偉大的日子啊，孩子！全德國選出來的代表第一次开会。”

这个面包工人像所有的观众一样感到兴奋。

当教堂的大門在代表們身后关起來的时候，格奧克陪着父親去参加面包工人會議。他們在馬路上处处都碰到一小群一小群的人，这些人都在激动地交談着。

“你們講甚么？沒有面包嗎？”一个老实的女市民惶恐地問道。

“那边——瞧吧，他們轉來轉去——原來是在散步啊！”一个看样子像是有病的女人气得直叫。

“他們要把我們餓死！”一个打扮得很考究的老妇人尖声尖气地說。

“到处是暴动和叛变，甚至于在教堂里也不例外！”她气得搖搖頭，然后迈着輕盈的步子走开了，絲質的衣服在身边發出沙沙的声音。

面包工人們三五成群，不約而同地在街头散步；每个人都能憑着那高高的白色尖頂小帽判断出他們的職業。面包房老板除了叫他們滿口怨言的老婆看守烤爐以外，想不出其他办法來；女人們孤独地在烘烤房里工作，揉着生面糰，她們已經

有許多年沒有流過汗水了。連學徒也溜掉了！

“啊，年青人做得好啊，當我們學手藝的時候，就沒有人想這些事！為甚么警察不干涉呢？”老板們說。

家庭主婦們開始在店鋪門口吵鬧了。

任憑怎么罵也沒有用，連一個麵包工人也不出來。烤好的麵包是不夠供應的。

在保羅教堂里，已經有 172 個人報名發言了，其中第一個人在引經據典地論述：假使取消了國王政府，那么議會甚么事情都干不成。就在這時候，法蘭克福的麵包工人們召集了會議，討論有關罷工的問題。

格奧克的父親主持着麵包工人會議。格奧克經過了很長時間的請求，才被准許參加這個會，坐在最後面的角落里。在几百個參加會議的工人中，這孩子認識很多人。安娜瑪麗的父親格靈先生也出席了，雖然他不是麵包師。當格奧克的父親開始講話的時候，所有的人都帶着緊張的神情伸長了脖子。他口吃地、不安地講着話；在这么多人面前講話還是第一次。

“伙伴們，弟兄們！今天我們開始了一個正義的鬥爭，來反對我們行業中違反人道的工作情況。四天以前，我們已經把我們的要求交給上議院了：

1. 我們希望在床鋪上睡覺——不在做麵包的工作台上睡覺。

2. 我們希望每隔 14 天有一天休息。

3.我們不希望每一件事情都要向老板請示。

他們沒有答復我們！在這些要求沒有被接受以前，我們是不恢復工作的。”

發言人講完之後，接着就響起了暴風雨般的掌聲。工人們蒼白的臉上泛起了紅光，他們那被灰塵和熬夜弄紅了的眼睛閃爍着光芒。格奧克看見爸爸向格靈雲雲眼睛，接着格靈就走出來講話了。

“他在这里干甚么——他不是面包師！”

“下去！”幾個工人用手指吹口哨。

安娜瑪麗的父親做着手勢，請大家安靜。“伙計們，你們說的對，我不是面包師，我是五金匠。但是我也要 and 面包打交道。”講話人把身子向前探得很遠，對工人的行列掃了一眼。

“你是五金匠嗎？你要和面包打甚么交道？”面包師們喊着。

“我喜歡吃面包！”五金匠喊着，挺了挺胸脯。

面包師們哈哈大笑。有幾個人喊道：“講下去吧！他應該講！開始吧，五金匠！”他們充滿期望地，彼此用胳膊肘輕輕碰着對方的腰部。

“是的，”五金匠接着講下去，“我喜歡吃面包，假如沒有面包吃，我就會餓。我們面包師們、五金匠們、木匠們、裁縫們、鞋匠們，我們所有的勞動弟兄們，不是一樣地餓嗎？我們一輩子辛辛苦苦地勞動，為了使少數人發財致富，我們每天做 12 小時或 14 小時的工作，甚至於連兒童們……”

“時常是 18 小時啊！”一個面包師握緊了拳頭喊起來。喊

叫的聲音越來越大，有些面包工人跳起來：“狗還比我們生活得好些呢！”

“我們不讓步！”

格奧克越來越激動，為了把會議的情景看得更清楚些，他站起來了。

安娜瑪麗的父親一直等到會場安靜下來。

然後他向到會者報告，不久以前在城里成立了工人協會，工人協會要求所有的行業團結起來。“只有各行業的工人把力量集中起來，才能爭取到我們的權利。”他的聲音宏亮而清晰地響徹大廳。面包工人們跳起來，嘶啞地喊叫着，許多人舉起了拳頭。格奧克激動地坐在他的座位上。這些素來心平氣和的勤勞的人們要干甚麼呢？格奧克聽見爸爸說過，巴黎、柏林和維也納的人民站起來了，自由平等的呼聲鼓舞着勞動人民進行革命活動。格靈講述了這些情況。然後是工人們發言。一個老工人憤慨地說，一個面包師只有和老板的女兒結婚才會成為独立自主的老板。

“你干嗎不娶一個呢？”一個喜歡開玩笑的人叫道。格奧克從聲音上辨別出來，喊叫的人就是他們烘焙房里愛說笑話的彼得。

“我娶了個我想要娶的。”老工人在愉快的笑聲中回答說。“老板想叫我討的那個姑娘，即便是像糖那麼甜，我也不娶她。”

“伙伴們！”另外一個人嚷道，“18年來，我一直睡在烘焙房里的麩皮口袋上——就跟你們很多人一樣。我只把揉面台當